

〔明〕

王夫之

著

楚辭通釋
古詩評選
唐詩評選
明詩評選

二

王夫之

著

楚辭通釋
古詩評選
唐詩評選
明詩評選

二

岳麓書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古
詩
評
選

古詩評選卷一

古樂府歌行

漢高帝

大風歌

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

神韻所不待論。三句三意，不須承轉，一比一賦，脫然自致，絕不人文士映帶。豈亦非天授也哉！

武帝

秋風辭

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鴈南歸。蘭有秀兮菊有芳，懷佳人兮不能忘。汎樓船兮濟汾河，橫中流兮揚素波。簫鼓鳴兮發櫂歌，歡樂極兮哀情多。少壯幾時兮奈老何！

聲情涼飈，無非秋者。宋玉以還，惟此劉郎足與悲秋。「玉露凋傷」之作，詞有餘而情不逮矣。

王仲淹謂其爲悔心之萌。試思悔萌之見于詞者何在，豈不唯聲情之用？

唐山夫人

安世房中歌[⊖]

大孝備矣，休德昭清。高張四縣，樂充宮庭。芬樹羽林，雲景杳冥。金支秀華，庶旌翠旌。

⊖ 本篇清初鈔本、船山學社本、太平洋書店本俱不分章。按：漢書禮樂志、樂府詩集載此歌共十七章，船山所選者爲其首、二兩章。據此析本篇爲二，以空行間隔之。

七始華始，肅唱和聲。神來宴娛，庶幾是聽。鸞鸞音送，細齊人情。忽乘青玄，熙事備成。清思呦呦，經緯冥冥。

讀古人詩，有生新者，不可作生新想；刻鍊者，亦不容以刻鍊求之。彼自有其必然爾。東方虬，蟲技也，豈足語此？白樂天、梅聖俞一欲刪人鬚眉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漢鏡歌曲

戰城南

戰城南，死郭北，野死不葬烏可食。爲我謂烏：「且爲客豪！野死諒不葬，腐肉安能去子逃？」水深激激，蒲葦冥冥，梟騎戰鬪死，鴛馬徘徊鳴。梁築室，何以南？何以北？禾黍不穫君何食？願爲忠臣安可得？思子良臣，良臣誠可思：朝行出攻，暮不夜歸。

鏡歌雜鼓吹，譜字多不可讀，唯此首略可通解。所詠雖悲壯，而聲情繚繞，自不如吳均一派裝長髯大面腔也。丈夫雖死，亦閒閒爾，何至頰面張拳①？

①「拳」：船山學社本與太平洋本俱作「拳」，形誤。據清初鈔本改。按：本卷何承天石流篇評語有「頰面戰髯」句（見第五二三頁），與此「頰面張拳」意略同，皆謂爭強作勢之狀。

相和曲

陌上桑

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爲羅敷。羅敷喜蠶桑，采桑城南隅。青絲爲籠繫，桂枝爲籠鉤。頭上倭墮髻，耳中明月珠。綉綺爲下裙，紫綺爲上襦。行者見羅敷，下擔捋髭鬚。少年見羅敷，脫帽著綃頭。耕者忘其犁，鋤者忘其鋤。來歸相怨怒，但坐觀羅敷。使君從南來，五馬立踟躕。使君遣吏往，問是誰家姝？「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爲羅敷。」「羅敷年幾何？」「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頗有餘。」使君謝羅敷：「寧可共載不？」羅敷前致辭：「使君一何愚！使君自有婦，羅敷自有夫。東方千餘騎，夫婿居上頭。何用識夫婿？白馬從驪駒；青絲繫馬尾，黃金絡馬頭；腰中鹿盧劍，可直千萬餘。十五府小史，二十朝大夫，三十侍中郎，四十專城居。爲人潔白（哲）〔哲〕[○]，鬢髮頗有鬚。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趨。坐中數千人，皆言夫婿殊。」

樂府諸曲多采之民間，以傳管絃、悅流耳；即裁自文士，亦必筆墨氣盡，吟咏情長。古體固然有如

○「哲」：船山學社本作「哲」，據清初鈔本、太平洋本改。按「哲」，明也；「哲」，白也。玉臺新詠、樂府詩集等收本篇，亦均作「哲」。

此者。雖因流俗之率爾，而裁製固自純好。使不了漢爲此，於「皆言夫〔婿〕[⊖]殊」之下，必再作峻拒語，即永落惡道矣。蘇、曾之於古文，王、唐之於制藝，曾不足以供夕堂之一哂，惟此而已。當代樂推，益茲三歎。

平調曲

長歌行

青青園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陽春布德澤，萬物生光輝。常恐秋節至，焜黃華葉衰。百川東

(海到)〔到海〕[⊖]，何時復西歸？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
欲以驚人，故音亦危迫。乃當其急斂，抑且推盪，迫中之促，無可及也。

猛虎行

饑不從猛虎食，暮不從野雀飛。野雀安無巢，遊子爲誰驕！

⊖ 「婿」：太平洋本沿學社本，均脫此字。據清初鈔本補。

⊖ 「到海」：太平洋本沿學社本，均誤倒作「海到」。據清初鈔本乙正。

深甚怨甚，而示淺人以傲岸之色。陸士衡且爲換卻眼睛，何況餘子！

清調曲

相逢行

相逢狹路間，道隘不容車。不知何年少，夾轂問君家。君家誠易知，易知復難忘。黃金爲君門，白玉爲君堂。堂上置樽酒，作使邯鄲倡。中庭生桂樹，華燈何煌煌。兄弟兩三人，中子爲侍郎。五日一來歸，道上自生光。黃金絡馬頭，觀者盈道傍。入門時左顧，但見雙鴛鴦。鴛鴦七十二，羅列自成行。音聲何嚶嚶，和鳴東西廂。大婦織綺羅，中婦織流黃，小婦無所爲，挾瑟上高堂。丈人且安坐，調絲方未央。

樂府爲序體，自有四妙：一點染，二脫卸，三開放，四含藏。於此求之，皆已具足，所謂攄景妙而爲言也。

瑟調曲

善哉行[○]

來日大難，口燥唇乾。今日相樂，皆當喜歡。經歷名山，芝草翻翻。僊人王喬，奉藥一丸。自惜袖短，內手知寒。慙無靈輒，以報趙宣。月沒參橫，北斗闌干。親交在門，饑不及餐。歡日尚少，戚日苦多。何以忘憂？彈箏酒歌。淮南八公，要道不煩。驂駕六龍，遊戲雲端。

出入超忽，乃自有其靜好。

西門行

出西門，步念之。今日不作樂，當待何時？^{一解}夫爲樂，爲樂當及時。何能坐愁佛鬱，當復待來茲。^{二解}飲醇酒，炙肥牛，請呼心所歡，可用解憂愁。^{三解}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^{四解}自非僊人王子喬，計會壽命難與期！自非僊人王子喬，計會壽命難與期！^{五解}人壽非金石，年命安可期！貪財愛惜費，但爲後世嗤。^{六解}

意亦可一言，而竟往復鄭重，乃以曲感人心。詩樂之用，正在於斯。蘇子瞻自詫燕子樓詞以十三字

○ 樂府詩集析此詩爲六解，每四句爲一解。

了盼盼一事，乃刑名體爾。故唐、宋以下，有法吏而無詩人。古人幸有遺風，胡不向濁水中照面也？

東門行

出東門，不顧歸。來入門，悵欲悲。盎中無斗米儲，還視桁上無懸衣。拔劍出門去，舍中兒母牽衣啼。『他家但願富貴，賤妾與君共鋪糜。上用倉浪天，故下爲黃口小兒』。今時清廉，難犯教言，君復自愛莫爲非。今時清廉，難犯教言，君復自愛莫爲非。『行！吾去爲遲。』

曲寫汎瀾，自不傷雅。

步出夏門行

邪徑過空廬，好人常獨居。卒得神僊道，上與天相扶。過謁王父母，乃在太山隅。離天四五里，道逢赤松俱。攬轡爲我御，將吾上天遊。天上何所有？歷歷種白榆。桂樹夾道生，青龍對仗跌。

○ 「上用倉浪天，故下爲黃口小兒」：清初鈔本、太平洋本同。沈德潛《古詩源選本篇》，「倉」作「滄」，注云：「句中或有訛字。」

唯有點染，精意即在。

豔歌行

翩翩堂前燕，冬藏夏來見。兄弟兩三人，流宕在他縣。故衣誰當補？新衣誰當綻？賴得賢主人，覽取爲吾組。夫婿從門來，斜柯西北眄。語卿且勿眄，水清石自見。石見何纍纍[○]，遠行不如歸。

古人於爾許事，閒遠委蛇如此，乃以登之箏絃，遂無赧色。擢骨戟髯，以道大端者，野人哉！

雜曲

傷歌行

昭昭素明月，輝光燭我牀。憂人不能寐，耿耿夜何長。微風吹闥闔，羅帷自飄揚。攬衣曳長帶，屣履下高堂。東西安所之？徘徊以彷徨。春鳥翻南飛，翩翩獨翱翔。悲聲命儔匹，哀鳴傷我腸。感物懷所思，泣涕忽霑裳。佇立吐高吟，舒憤訴穹蒼。

○「石見何纍纍」：清初鈔本句旁有夾注六字：「興意帶出深微。」

與十九首相爲出人，樂府固不乏此，而昭明一以此律樂府，則鈍置不小。雜用景物人情，總不使所思者一見端緒，故知其思深也。

悲歌

悲歌可以當泣，遠望可以當歸。思念故鄉，鬱鬱纍纍。欲歸家無人，欲渡河無船。心思不能言，腸中車輪轉。

突拔伉壯，而無霸氣，以曹孟德樂府衡之，正閨自分，況後人哉？總無所述，唯完題二字。

古八變歌

北風初秋至，吹我章華臺。浮雲多暮色，似從崦嵫來。枯桑鳴中林，絡緯響空堦。翩翩飛蓬征，愴愴游子懷。故鄉不可見，長望始此回。

樂府固有與古詩通者，此及傷歌行是也。當由或倚絃筚，或但清歌。彼非駘宕，則爲八音所雜；此不淒清，則益入下里。後人固不容以意妄製。

枯魚過河泣

枯魚過河泣，何時悔復及！作書與魴鱖，相教慎出入。

無限。

羽林郎

昔有霍家奴，姓馮名子都。依倚將軍勢，調笑酒家胡。胡姬年十五，春日獨當爐。長裙連理帶，廣袖合歡襦。頭上藍田玉，耳後大秦珠。兩鬟何窈窕，一世良所無。一鬟五百萬，兩鬟千萬餘。不意金吾子，娉婷過我廬。銀鞍何煜燿，翠蓋空踟躕。就我求清酒，絲繩提玉壺。就我求珍肴，金盤鱸鯉魚。貽我青銅鏡，結我紅羅裾。不惜紅羅裂，何論輕賤軀。男兒愛後婦，女子重前夫。人生有新故，貴賤不相踰。多謝金吾子，私愛徒區區。

由前之漫爛，不知章末之歸宿，是以激昂人意，更深于七札。杜陵麗人行亦規撫於此，而以消打已早，反俾人逢迎夙而意淺。文筆之差，繫於忍力也。如是不忍則不力，不力亦莫能忍也。

卓文君

白頭吟

皚如山上雪，皎若雲間月。聞君有兩意，故來相訣絕。今日斗酒會，明旦溝水頭。躑躅御溝

上，溝水東西流。淒淒復淒淒，嫁女不須啼。願得一心人，白頭不相離。竹竿何嫋嫋，魚尾何蕤蕤。男兒重意氣，何用錢刀爲！

亦雅亦宕，樂府絕唱。 稍著當日說，一倍愴人。 谷風叙有無之求， 氓蚩數復關之約， 正自村婦鼻涕長一尺語。 必謂漢人樂府不及三百篇， 亦紙窗下眼孔耳。 屢興不厭， 天才欲比文園之賦心。

班婕妤

怨歌行

新裂齊紈素，鮮潔如霜雪。裁爲合歡扇，團團似明月。出人君懷袖，動搖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飈奪炎熱。棄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絕。

說到「常恐」便止，但堪作今人半首古詩耳，曉人不當如是，而必待之月斜人散哉？漢人有高過國風者，此類是也。